

方寸青畦滋味长

袁浩

以前，我不常回乡下老家，只在过年过节，才带着妻儿回小村，陪父母唠唠嗑、吃顿饭、过个节。那时的老家，于我而言，更像是一个逢年过节才会打卡的驿站。

直到去年，妻子突然恋上了种菜。我这个从乡下走出去的城里人，在钢筋混凝土浇筑的楼房里住久了，早已接不上半点地气，上哪去给妻子找块小菜园呢？思来想去，只能把主意打到老家头上。我给母亲打电话，母亲竟然爽快地答应了：“好啊，平日里俺们老两口看护着，你们抽空回来打理就行。”

最近几年，我能明显感觉到父母老了。家中那十几亩责任田，他们已种不动了。在我再三劝说之下，老两口才勉强同意把土地让给本家亲戚耕种。但我知道，父母一辈子侍奉土地，若完全不给他们找点事情去做，怕是会闲出病来的。于是，我便将老宅子房前屋后那点零碎土块留给他们。几畦花生，几墒山芋，让二老由着性子想种啥就种啥，也好有个寄托。

听闻我们想回村摆弄小菜地，那段时间，父亲起早贪黑，将家门口那片地块整饬得干干净净，眼巴巴地等着我们周末回去侍弄。父亲那股子热乎劲，让我心里暖暖的，也让我对这片即将开启的小菜园充满了期待。

妻子更有意思。为了能将小菜园种出新意，去年初夏，她竟从网上购回几株稀罕的香芋苗。捧回家，小心植入土中，浇上几瓢清水。不过数日，纤弱之苗竟悄然绽出嫩绿。在父母的精心管护下，香芋长出了高大翠绿的叶片，块茎在泥土里悄然膨胀。看着菜地里那如

同荷叶般的青菜，乡邻们纷纷前来观望，小小的菜园一时间竟成了村里热闹非凡的网红景点。

去年秋天，我和妻子、父母一起，把园子里的新鲜香芋收获回家。洗净的香芋，蒸着吃，绵蜜软糯，甜香浓郁；炒着吃，外脆里粉，带着焦香，特别下饭。

在乡下小菜园里，我们还种有小葱、大蒜、黄瓜、芹菜、豆角等餐桌上常见的菜蔬。每逢周末闲暇，我们便和父母相约，给小菜地松松土、拔拔草、浇浇水。在泥土的芬芳中，在父母的欢声笑语里，时间仿佛悄然慢了下来。

起初，父母原想按老法子，给菜蔬施些化肥，喷点农药，却被我们执意拦下。我佯作生气道：“城里菜市场，什么样的青菜都有，也不贵。我们何苦自己种了又往城里背？图的不正是这口不沾化肥农药的安心滋味？”

父母或许不太懂这些道理，但却最终依了我的主张。这让我想起小时候，无论自己有多犟，最终还是要按照父母的话去做，那是一个乡下孩子对父母的绝对遵从。如今，他们老了，在很多事情上都听我的。这大概便是普天下父母对儿女那份沉甸甸的信赖与依靠吧！

今年初春，妻子又早早从网上购回几样新奇菜蔬的种子：水果土豆，黑珍珠西红柿。她说，等水果

土豆收获后，不仅可以炒着吃，还可以如水果般生食。于是菜园里那原本朴素的青绿之上，又悄然平添了一层引人遐想的新奇色调，也让我们对收获充满了更多的期许。

午收夏种过后，雨水日渐丰沛。小菜园中各色蔬果沐着阳光雨露，愈发油亮蓬勃。农谚说：“瓜菜不上架，等于白种下。”这段时间，父母忙着给园里的黄瓜、西红柿和豆角打叉掐枝、搭建藤架，虽然忙碌，却乐在其中。

“这一茬韭菜又能割了，黄瓜再

不摘就老了……”隔三岔五，母亲便会打来电话，絮叨着园中长势。那语气里的喜悦，竟丝毫不亚于从前我们家土地获得大丰收时的兴奋。

每次从老家返城，汽车后备箱总被塞得满满当当：鲜嫩的葱蒜、顶花带刺的黄瓜、水灵灵的韭菜……它们散发的气息，闻着就香，吃起来更香。

“其实，当初我想侍弄块小菜园，也是为了能常回家看望二老，陪他们开心。”妻子漫不经心地说。

听着妻子的话，我顿感心里一热。这片乡村小菜园，不仅播种下生活的诗意，更收获了我们做儿女的常回家看望父母的亲情。它就像一根纽带，连接着子女与老家，与父母。让我们在忙碌的城市生活中，始终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家乡的温暖和亲情的牵挂。



荷的心事 翟斌作

奶奶的“黑丑”

王惠

病，为了感激牵牛花，农夫牵着自家的牛到牵牛花生长的地方拜谢，因此后人将这花称作牵牛花。这牵牛花的种子啊，可是能治病的。

我问奶奶，能治疗什么病啊？为什么我感冒了，要打针吃药，不吃牵牛花的种子呢？

奶奶有点发窘，她也没有吃过牵牛花的种子，也不知道牵牛花的种子能治什么病。奶奶说，医药站的大夫知道能治什么病，下次我去给你问问。

秋末冬初，牵牛花的花朵枯萎了，花变成了果实。秋末果实成熟，几粒黑色的种子藏在褐色的果壳中，果壳发黄，还未开裂的时候，奶奶到河岸上采摘牵牛花的果实，奶奶一只手抓着牵牛花尚未枯死的藤蔓，一手摘下牵牛花的果实，把果实放到一只敞口蛇皮袋里，待收集到半袋，她便将袋子背回家——袋子太满了，她背不动。

奶奶在房前放着几个大竹匾，用来养蚕的竹匾在不养蚕的日子正好派上用场。牵牛花果实倒在竹匾里，秋阳晒，秋风吹，几日后，果实渐渐风干晒干。奶奶用一根竹棍，轻轻敲打着果壳。薄薄的果壳很快和种子分开，奶奶用大孔竹筛

晒着果壳和种子，种子从筛孔中落下，果壳留在竹筛里，倒掉果壳，留下种子。

奶奶捡一粒黑色的牵牛花种子，放到口中，用力一咬（奶奶的牙不好，需要用力），吐出种子，点点头说，干了，可以卖了。

奶奶牵着我的手，我们一人背着半袋牵牛花种子，走到几里路外的老街医药公司中草药收购站，收购站在仓河北岸，院里晒着各种草药，有一股药香。

老人家，你又来卖“黑丑”啊！收购站的人跟奶奶很熟悉。

奶奶把“黑丑”袋子放到一只磅秤上，收购站的人称重，付钱。一斤“黑丑”大约0.5元到0.7元，结完账，奶奶带我向家里走。

我已经不记得奶奶是否向收购站的药师问过“黑丑”的功用，我也不记得是否曾让奶奶在回家路上给我买过吃的，我想，疼爱我的奶奶，一定在路上给我买过吧！是糯香的米饼、酥香的烧饼、喷香的油饼？还是几粒甜蜜的糖果？记忆中它们最初和永恒的味道，都是奶奶带给我的。

后来，奶奶没有力气走到中草药收购站了，她采摘晒干“黑丑”

后，我母亲便骑着自行车，帮她去卖“黑丑”。

又到仲秋，紫色的牵牛花吹着小喇叭，盛开在仓河河岸，秋风吹过，牵牛花微颤，像是在播放秋之歌，像是在叹息秋风无情，它们快要枯萎。

牵牛花枯萎后，花苞根部结出球形蒴果，风吹日晒雨淋中果实很快枯黄。奶奶又开始收获她的“财富”了。

又到了收获“黑丑”的季节，河岸上，我又看到小脚的奶奶，穿着蓝布袄，弯腰地牵牛花果实，回家晒成“黑丑”的身影……



宽阔浩瀚的仓河流向南黄海，河水时而平静，时而急躁。潮湿的海风从东边吹来，温润着沿海平原。仓河两侧连着无数小河流，我家就住在仓河与一条叫四五中沟的河汊交界边。河岸上满是茂密芦竹和杂树林，牵牛花攀着芦竹和杂树枝向上爬，绕满芦竹和树干，肥大的叶片覆盖着河畔的植物，绿色藤蔓织成厚厚的墙。秋天，盛开出紫色的花朵，无数牵牛花兀自生长、开花、结果，岁岁年年，周而复始。

秋天，奶奶常常到河畔看牵牛花。牵牛花盛开时，像一只只紫色的小喇叭，淡雅而不绚丽。河湾里的野生植物花朵很多，蒲公英开淡黄色的花，紫金草开深紫色的花，野麦冬开浅白色的花……奶奶独喜欢牵牛花，在我们眼里牵牛花是无甚名气的紫色小花，它却是奶奶眼里的财富。

在家乡，牵牛花也称为喇叭花，因花朵形状像小喇叭而得名。秋天是牵牛花花开的季节，在无数的花儿已经凋谢的季节，攀缘在河岸边的牵牛花吹起骄傲的小喇叭，像是在炫耀自己不畏凉秋，依然开放。

奶奶的小脚踱步到河边，她看看牵牛花的花朵，凑近闻闻牵牛花——那花并不香，但奶奶深深嗅一口，眼睛微闭，似乎陶醉在花香中。

我问奶奶，这花为什么叫牵牛花？这么细的藤蔓，也牵不动牛啊！

奶奶说，老辈人传说啊，从前有一位农夫患病无钱医治，阴差阳错之下服用牵牛花的种子治好了